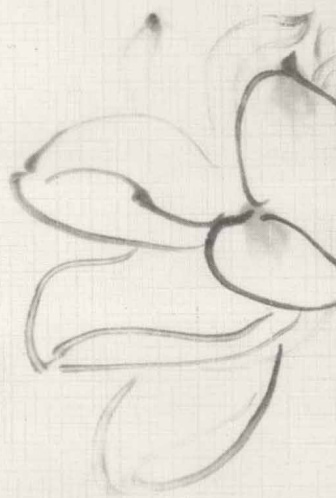


沧月◎著

花镜

典藏版

这一世，我只为遇见你。



沧月◎著

这一世，我只为遇见你。

花镜

典藏版



© 沧月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)

花镜 / 沧月著. --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1.3
ISBN 978-7-5470-1346-5

I. ①花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9872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3mm × 223mm

字数: 260千字

印张: 16.5

出版时间: 2011年3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朱婷婷

策划编辑: 赵海萍

版式设计: 朱君君 顾利军

封面设计: 张琳

ISBN 978-7-5470-1346-5

定价: 2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· 序 ·

《花镜》的名字，直接来源于清代的同名园艺书籍。

由于家庭的熏陶，我从小就对种植和园艺有着极大的兴趣，在书架上翻阅了很多相关的书，然后在自家的花园里做一些小小的试验。各类种植的书看得多了，渐渐地被里面各种奇花异草所打动，觉得那些“草木人儿”的特性里、隐约之间居然也是符合世上各种人性的——这种想法酝酿了很长时间。直到2003年的某日，不知如何有了提笔的冲动。于是决定用鲜花的名字来作为每一个章节的题目，每一种花的花语，代表一个故事中的人性。

从来都喜欢看侦破推理的东西，比如福尔摩斯、阿加沙·希区科克乃至横沟正史、金田一柯南都看了很多，也一直想着自己来写推理。《花镜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，也就是花镜的主人白蝶MM——着她的名字就知道了：白蝶——就是阿加沙·克里斯蒂笔下那个胖胖老头子白罗（又译为波洛）侦探的谐音。但是呢，出于自身的美感考虑，《花镜》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那种啤酒肚的和蔼老头子，而是神秘美丽冷艳的PPMM啦。

花与美女。

谋杀与毒药。

似乎是很魅惑的题材呢。

我没有多少严谨的推理水平，所以并未将其当作严格的悬疑小说来写，又加上同样也受了三言二拍唐传奇之类古书的影响，写着写着就慢慢背离了初衷——

原先预计写成悬疑系列故事，写到最后，竟然变成了世情小说。

这几个小故事里，主题却是多样化的。至于题材，更是随手拿到什么就下锅炒了，无论荤素，甚至可以跨越各种界限，言情、武侠、玄幻、神魔……只要对于表达主题有推动力，都可以加入在内。

在故事结构上，并不讳言地说，我借鉴了一部喜欢的漫画《恐怖宠物店》。以白螺MM作为线索贯穿始终，将每个小故事串连起来。每个故事，都有各自独立的结构和主题。

经常在想、古时候的女子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是如何压抑、自立、坚强和抗争呢？

“秾艳一枝细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来。”

如果说“花”是女性的别称，那么同样的、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小说。讲述的是各种性格的女子，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挣扎的过程。

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白螺那样的一双慧眼。

系列故事结束在《碧台莲》一篇，写到破镜重圆便收手了——王子公主如果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底下的也就非我所想要探讨的了。

留待大家想像吧。

或者是——

“待浮花浪蕊俱尽，伴君幽独。”

· 又序 ·

我于2010年夏末之际，增补《御衣黄》《长生草》两篇。其实，希望花镜的系列故事永无穷尽，就如一条线能穿起无数的珍珠，不停地写下去、写下去……

沧月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于西子湖畔

目 录

序 曲

那一滴血仿佛引燃了铺天盖地的红莲之火，一瞬間便席卷了花海。

001

壹 [蓝墨果]

崔夫人紧紧抱着儿子，盯着眼前这个奇异的少女颤抖着问，「求你不要告诉我相公……求求你！」

009

贰 [宝珠茉莉]

房中所有姐妹丫鬟齐齐惊叫，看着那如丝绸般光滑的皮肤裂了开来。十八年来精心雕琢的玉人儿，居然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全毁了。

029

叁 [七明芝]

死人的骸骨一堆一堆，沿着台阶散落，空洞洞的眼窝冷冷地瞪着这个闯入者。

051

肆 [六月雪]

土松松地掩埋到一半，露出了尸体的上半身，后脑已经被磕破，血溅了一脸，然而她还是认出了那熟悉的没有生气的脸。

081

伍 「御衣黄」

那双黑暗里伸出的手是纤细冰冷的，软若无骨，身影却是冰冷而坚硬，「难为你至今还记得她——莫非是心怀愧疚吗？」

109

陆 「金合欢」

飞溅出去的琉璃碎片缓缓浮上来，每一片都泛出奇异的柔光。每一点柔光里，居然映出了一张黯惨惨的脸。死灵！

141

柒 「长生草」

他用仅剩的左手抱着一个白衣女子，嘴里咬着地纤细的手腕，鲜血汨汨地流入他的嘴里。「尸变？」紫霄宫的传人竟然会毁于此时此地！

159

捌 「紫竹」

他终于从宁古塔来到了这里，也终于要看到周泰描述了千百次的女人。他的衣袖在怀中，然而眼里却有止不住的热烈和激动。

207

玖 「碧台莲」

然而每一世，当她千辛万苦地找到他时，玄冥便会在重逢的第三个月立即死去。她注定了生生世世，永远孤独。

233

尾声

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不归。无复仙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

255



· 序曲 ·

XUQU

作为碧落三山中的司花女史，女夷还是一个极其年轻的神仙。

七百年前，她刚刚从须弥山的一朵莲花里诞生。在尚未睁开眼时，便依稀听到身边将她从莲池里抱起的女仙在相互低语：“看啊，这丫头和白螺天女是不是有点像？”

“是呢，一样是从莲花里生出来的，说不定也是个花仙吧？”

白螺天女——那是她诞生之后，听到的第一个名字。

她在袅袅的檀香里听着经文长大，满目满心都是佛陀睿智悲悯的面容。三百年后，她离开了佛陀的甘华殿，来到了仙人居住的海上三山——先是在蓬莱侍奉青帝，后来又来到了瀛洲，做了一个司花女史。

居于东方、主管万物枯荣的青帝说，这是一座失去了主人的宫殿，在旧主人不曾归来之前，必须要派遣一个新的司花女史暂管，否则满庭的奇葩仙草便会枯萎死亡。

当女夷受命来到这一座位于瀛洲的宫殿时，一推开门，幽冷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。她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徘徊：那是一个被冬之神停止了时间的地方，珠帘低垂，庭院深深，玉阶之下花草枯萎，庭园中冰冻雪封，已经有整整一百年不见一朵花开放。

好像随着旧日主人的离去，这里的一切都凋零了。

女夷带领着青帝派来给她的十二位侍女，在庭园里不辞辛苦日夜地工作。日复一日，以她的心血来浇灌着碧落宫——一转眼又是一百年的枯荣轮回，当某一日她睁开眼睛时，那些寂静已久的玉树琼花渐次开放，宫中又充

满了馥郁的芳香。

在封冻两百年之后，这里终于绽开了第一朵鲜花。

年轻的女夷是一个勤谨的花仙，每日清晨，在羲和没有驾驶着金乌马车巡天之前，她便带领侍女们穿行于百花之中，从晨曦之上采撷晶莹的露水，轻轻抖落在碧绿的翡翠杯里，等积满了一盏，便倾入玉瓮里封存，作为百年后的王母寿宴上百花酿之用。

那一日，当她拂动优昙花的花茎，抖落一滴露水时，新任的雨师赤松子赶来布雨，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忽地道：“还真是和她一样勤快啊……”

她抬起眼睛，疑惑地看着他，“谁？”

仿佛知道失言，赤松子笑了笑，“碧落宫的前任主人，白螺天女。”

女夷蓦地愣了一下——仿佛有一阵清风吹过脑际，那个睽违了几百年的名字重新唤醒了她初生时的记忆。白螺天女……是这座宫殿以前的主人么？她的离去，让这座碧落宫百花凋零，冷冷清清，就如冰封之地。

可是身为一个花仙，她又怎么会离开碧落宫呢？

“她也是莲池化生出来的，在三百年前被谪到了下界。”赤松子含糊地道，“以前白螺天女也曾用过百花之精华酿过酒——其中一种叫做‘竹露’，另一种叫做‘梅雪’。”

“是么？”女夷尽力克制着自己的好奇。

“可惜我没口福品尝。”赤松子遗憾地叹气，“白螺天女是一个很孤傲的人，她亲手酿的酒，除了玄冥和湛泸之外，即便是天帝王母也没能品尝到一口。”

“哦？”女夷这一次是真正地好奇起来——一个连天帝王母的面子都不买的仙女，又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她又是为何离开了这座碧落宫？离开天界之后，她又去了哪里？为什么如今九天十地诸位仙班里，都再也不曾见到这个名字？

还有，湛泸和玄冥，又是……

想到这里，她忽然记起来，“玄冥？那不是前任雨师么？”

“是啊。我师父他也是在当年和白螺天女一起被……”赤松子说到一半猛然顿住了口，仿佛记起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那一日，这个平日饶舌的雨

师分外地沉默，只是在宫里布了一炷香的雨，便匆匆离开了碧落宫。

离开的时候，女夷看到这个年轻的雨师眼睛有点红。赤松子走得如此匆忙，只余下她在优昙花下静静伫立，手捧翡翠杯，长久地凝思。

白螺天女……在女夷来到碧落宫的时候，她的前任已经离开了整整三百年——然而整个冷清的宫里却依旧残留着属于她的种种气息。每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每一朵花，每一棵树，每一片叶子，似乎都在低声叹息窃窃私语，怀念着前任主人。

她想，她不过是一个过客，来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。

然而即便如此，她心里依旧对那个离去已久的前任充满了无限的好奇。每天得了空，便会在瀛洲四处走走，寻觅着那个人留下的踪迹。

终于有一日，被她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。

碧落宫的后面，生长着茂密的凤尾罗和迦南树，树木深处罕有人至。然而那一天她走进那个没有路的角落，却赫然发现那里居然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池塘。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沉香木亭子，已经破败不堪，悬挂的匾额上题着“停云”两字。

她怔怔地看着这个掩藏在密林深处的破败亭子，一时间有些惊喜。

这，就是昔年白螺天女来过的地方吧？

这个密林深处的池塘上，开满了奇异的各色莲花，有白色的，金色的，甚至有冰蓝色的。每当金乌从西方消逝，那些合拢的五色莲花便在夜里静静开放，光芒四射，四溢的幽香如同远处高楼上缥缈的歌声。然而，它们的生命比昙花还短促，在清晨第一缕日光射过来的时候，便会凋零枯萎，化为水面上的波光。

它们的名字是夜咏莲。

三百年前，在没有离开碧落宫之前，她一定经常来到这个幽静的密林深处，在这个沉香亭里静静地欣赏着周围的一切吧。

在发现了这一处池塘后，女夷便经常在入夜后来到这里。

而每一次，在莲花盛开的时候，她都会看到那个黑衣的男神。

那应该是个属于黑夜的神，总是在夜晚出现，怀里抱着一柄漆黑的长剑，就这样靠在桫椤双树下，静静凝望着那些莲花的开谢，一坐便是一整

夜。空空的碧落宫里寂静无人，只有花木独自纷纷开且落，伴随着这个黑夜里的沉默神祇。

女夷站在深深的花影深处，远远地眺望着他，没有去打扰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神。她想，这个人，必然和曾经的碧落宫主人有着某种深远的联系。否则为什么在她离开后几百年里，他还是一夜一夜地回到这个地方？

直到后来，她才知道他就是湛泸——如今天界里唯一喝过白螺天女百花酿的人。他是一个因剑而名的男子，怀中那把黑色的长剑名叫湛泸，为剑圣欧冶子所铸，号称下界的“君王之剑”，为历代帝王所拥有。千年以来，因为凝聚了天地日月的精华，逐渐修炼成形，以上古神兵的身份名列仙班众神之中。

——原来，他竟是一个钢铁幻化的剑之神。难怪他的眼神如此锋锐沉静，如同一把饮血不留痕的剑。

女夷远远地望着莲池边的那个男子，不由得想：那个白螺天女，究竟是什么的一个人？她和前任的雨师玄冥，以及这把冰冷的剑之间，又有过怎样的往昔？

那些疑问堆积在她心里，渐渐令她产生了无法解脱的执念。

有时候，她甚至会梦见她。

那是一个绝美的女子，穿着一身白衣，行走在无边无际的花海里，美丽空灵，仿佛是雾气凝结成的精灵。她身材单薄，有着漆黑及膝的长发和苍白清瘦的瓜子脸——深不见底的黑瞳下，左眼角边一粒朱红的美人痣，宛如颤颤的泪滴。

女夷站在梦境的边缘，默不作声地凝视着自己的前任。

奇怪的是，那个渐行渐远的白衣少女仿佛也觉察到了时空另一端的凝视，忽然在花海里站定了身，也静静地回首凝望着她。目光交汇的一瞬间，她竟然看到那个白衣少女的眼角流下了一滴血红色的泪水！

“啊！”她终于忍不住惊呼出声。

那一滴血仿佛引燃了铺天盖地的红莲之火，只是一瞬间便席卷了花海。

那一瞬间，梦里的景象变得无比残酷也比无比美丽——火焰散开的时候，晨雾消逝了，花海凋零了，她看到那个白衣女子出现在一座高台上，四周都

是烈火，头顶交错着闪电惊雷。无数天兵天将执剑而立，面色肃杀。

女夷认出来了：那，正是处罚天界神人用的诛仙台！

那个女子被置于火上，有一条巨大的金色锁链穿透了她单薄的身体，把她和另一个青衣男子背靠背捆绑在刑柱上。那是天罚到来之前的可怖景象：九天之上乌云密布，雷神手持巨锤，电母舞动光镜，千万道白光腾起，雷霆织成了网罗！

“白螺天女，你认罪么？”

有声音从苍穹之间传来，电光里映照出天帝和西王母的脸，威严而震慑，响彻天宇。然而，那个火里的白衣女子直视着苍穹，闪电映照着她漆黑的瞳子，并无丝毫惊恐，也无丝毫哀怜。她身侧的那位青衣男子也只是微笑着，同样抬头仰视着苍穹，平静而从容——他的衣袂在火里翻飞，奇怪的是，红莲烈火居然不能将那青色的衣袂燃烧分毫。

那是水之力量，在守护着雨师玄冥。

“雷部，行刑！”

轰然巨响中，女夷听不到火里那两个人的声音。她只看到九天之上雷霆震怒，电光宛如千万道利箭，击向了少女的头顶！那一袭空灵翻飞的白衣最后碎裂在漫天的闪电里面，化为千百只飞舞的火蝶，簌簌向她扑面飞来。

她失声惊呼，在碧落宫深深的帘幕后醒来。

血与火都在瞬间熄灭。碧落宫里，只有花香幽冷浮动。

女夷坐在重重帷幕里，满身冷汗涔涔。那一刻，白衣女子的脸无比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，远远近近地凝视着她。

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，翻身坐起，绕过云母屏风走到了门外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后院的池塘边上依旧坐着那个黑衣男子。湛泸低头凝视着塘中光华四射的夜咏莲，眼神有些恍惚，不知道看到了哪里。女夷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忽然间愣了一下——冷月下，神光离合的水面上隐约映照出朦胧的光影，里面浮现着集市和人群，居然是下界人间的景象！

他孤独地坐在夜里，长久地凝望着，眼里神色复杂地变幻，对着水面伸出手去，试图去触摸什么。

此刻的下界，正是高宗绍兴年间。

宋室在沦亡了半壁河山后仓皇南下，在临安建立了新的都城。北方的金国尚在虎视眈眈，然而渡江之后的贵族们却依旧醉生梦死，歌舞升平，山外有青山，楼外更重楼。

在熏然的暖风里，白堤上草长莺飞，人群熙熙攘攘。一个白衣如雪的女子转过头来，眼神宁静而淡漠，似在看着天空飞卷的浮云，又似看到了远在九天之上的凝视——正是日落时分，西湖边宝石流霞，雷峰夕照，暖暖的光影映照在她冰雪般洁净的脸上，竟折射出一种清冷的光辉。

那一瞬，女夷忽地明白过来了：这，就是被谪下凡的白螺天女么？

原来，他一夜夜地停留在这里，是在注视着凡世里她的漂泊踪迹。

女夷默不作声地叹息了一声：已经三百年了，每一夜莲花开放的时候，他都会回到这里来，独自默默地注视着那些花朵和水面上波光荡漾的凡尘影像么？

而在天的另一边，白螺天女和雨师玄冥被打落下界，背负着来自天庭的诅咒生生世世地飘零，历经千万劫难——当她在下界红尘中片刻小憩，偶尔仰起头凝望着星空时，会不会看到九霄这个人独坐的影子？会不会记起百年前他们三人一起花间小酌时，那恍如隔世的片刻欢喜？

或许，看得到和看不到的，记得起和记不起的，都已经不再重要。

如今的她离他迢迢万里，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，与他再无关联。她和所有凡人一样在红尘中辗转，成了一间小小花铺的主人，过着隐居于闹市的生活。

——而那个花铺的名字，叫做“花镜”。



壹·蓝罂粟

LANYINGSU

罌粟，一名衛米，一名罌牡丹，一名錦被花。種具數色，有深紅、粉紅、白紫者，有白質而絳唇者，異衣而素純者，暖如梁苗者，紫如茄色者，多種數百本，則五色參陳，錦綉奪目。

——引自清·陳淩子著《花鏡·卷六·花木類》